

乡村记忆

夏日里的农活儿

冷大川

在农村有“三伏挂锄”的说法，说的是自入伏开始，雨水骤增，各种农作物根系伸展，相继进入孕籽育果期，这段时间不需要划锄耕耘，是乡村农活最少的时节。可勤劳的乡民们是不肯歇息的，“下雨打苦，刮风抬石头”是对乡民们不辍劳作、整日忙碌的最好诠释。大集体年代，村里的活儿总是安排得密密的，针扎的空儿也没有。

譬如中午，玉米地里、高粱地里还不时传来说话声，地头相继走出一二、三个、三个……只见乡民们脸上、脖颈、胳膊上，这儿一块血印，那儿一道伤痕，这是玉米叶子划过的印记，被流淌的汗水一浸，有些红肿。这是他们在为玉米、高粱薅草，他们将草集中到沟渠里，留作沤积草绿肥。

烈日当头，倭瓜地里剪瓜蔓的妇女们将一铺一铺的地瓜蔓抱上车子，推到村口井旁，然后又齐呼啦地将长长的地瓜蔓剪成一段一段的，浸水，摆放，用湿麻袋盖好，留作午后栽种麦茬地瓜。

栽麦瓜是乡村夏日里劳作时间最长的农活儿。麦收后，只要雨水合适，最先抢种的是大豆、花生、玉米，如果遇到少雨或是无雨，机抽人挑，耽搁时间更长一些。“春争日夏争时”强调的是夏季播种的迫切性。在同一天的早晨和傍晚播种的农作物收成就会有所不同。只有地瓜皮实，无论栽种早晚、遇到旱涝，多少总是会会长点儿，不会绝产。每个生产队都要栽四五十亩麦茬地瓜，有时竟栽到将近立秋。

午后歇过晌，三点钟前后，强烈的日光有些收敛，生产队的男女老少，有推着地瓜蔓的，有提着筐拐着篓的，更多的壮实男女劳力挑着水筒、木桶，去地里栽地瓜。因为只有下午栽地瓜，瓜蔓才不打蔫，成活率高。

栽地瓜最繁重的活儿就是挑水。雨水多时，可在沟渠、塘坝就近取水，挑水并不觉得多么苦和累。如果遇上少雨或者无雨，沟渠塘坝底朝天，泥土干得冒烟，一瓢水浇到地瓜窝里，“滋滋”一下水就没了，还要再浇一遍。否则，蔓子蔫了，枯萎了，缺苗断垄，势必导致减产。这种情形下，挑水就格外累。一担水上肩，路近的还好说，路一远，上坡下堰，沟沟坎坎，没有正经道儿，水在桶里晃来荡去，担杖在肩上换来倒去。几趟下来，腰酸腿疼，肩膀红红的。

浇水大多是体弱者的事。星期天或是放学后，小学生就是浇水的主力军。拿着瓢，每人分几垄，一个窝一个窝地浇。水要浇得满，又不溢流到窝外。挑水的大人不时检查，发现有漏浇的，顺手提起水筒补上，或喊来孩子返工。

夕阳西下，霞光万道，正是栽地瓜最出活的空当儿。快栽到地头了，天气凉快了，大家来了干劲儿，话语特别投

机，配合格外默契，简直就是你呼我应。

夜幕中，山间小径上，影影绰绰走来收工的乡民们，他们三五成群，前呼后应的闲聊声、杂乱的脚步声掺杂交织，山间的夜晚这般美妙。

一场大雨刚过，泥泞的山间小路上就有人推着特大的骈篓，车上有时还要加上胀鼓鼓的麻袋，那是在推麦糠，用来沤积草绿肥。三五个人一组，你扛着爪钩，他提着铁锨、挑着水桶。来到地头沟渠，就地取材，铲土的铲土，撒麦糠的撒麦糠，有人还要将地头的土杂肥铲上几锨作引子，再将地边堆集的青草抱上一些。然后，泼上水，赤着脚，“咕叽咕叽”踩过来踩过去，为的是搅拌均匀。一阵子忙活，一堆草绿肥便规矩地堆集在一起。那年月，在“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”的号召下，田边、地头，堆积的草绿肥随处可见，还有平日里积攒的家禽、牲畜一类的圈肥，用人粪尿搅拌的土包氮，灶台炕土、拆房的屋栏土也全是有机肥，很少使用化工肥料。

最轻松的农活要数翻地瓜蔓。每人手持一根长木棍，顺着地瓜垄，一人一垄，有序前行。地块小，排不上的人员自觉到下一块地去干。翻地瓜蔓技术含量尽管不高，可也得保证不掘起老本（整棵地瓜）。翻断的蔓拿在手中，放到地头，等收工后带回家中，有的上锅蒸地瓜叶吃，有的随手丢进猪窝、羊圈。

下雨天，生产队也有活儿。场院用的苦是不动用全生产队劳力的，一般是由保管员安排场院干活的人手来做。我们村靠近温泉，寒冬腊月，白雪皑皑，大片的韭菜，还有一部分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便在暖棚里生长出来。只要不是大雪不断，只要有日光，每天日出揭帘子，日落盖帘子，一个冬天下来，几乎就不可再用了。打帘子的蒲草，都是生产队里的男劳力去掖县（今莱州市）等周边县用手推车推回来的。

打蒲草帘子的阵势很壮观，偌大的屋子，三人一组，一人递蒲草，两人编织。蒲草帘子大约宽1.5米、长3米，每个蒲草帘子开始先系上一木棍，放在一长条凳子上，用六股绳进行编织。编织的两人每人掌控三股绳，人上去的草隔一织一，这样草之间才交织密实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雨消除了天气的闷热，活又轻松，人凑在一起，别提有多开心了，喜气洋溢在屋子的每一个角落。每年打蒲草帘子应该是生产队中最受欢迎的活儿，工分不少挣，力不多出，大家集中在一起，聊天说故事，挺有趣的。

当然，夏日里的农活儿远不止这些，但比起麦收、抢种的紧张，秋收、秋种的繁忙，冬季整地改土、兴建水库塘坝的劳累，就显得轻松得多，能安稳地吃饭，舒心地睡觉，就很知足了。

往事如昨

我的第一个教师节

叶展韵

1986年秋天，职业中学毕业的我去了东野完小，担任语文代课老师。

开学后不久，适逢教师节，那是全国第二个教师节，也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。刚刚当上教师就赶上了“自己的节日”，我的心里颇有些激动。教师节那天，东野学区所有的村子都自发地对我们学校（完小和初中组在一起）进行了赞助，我们每位教师都收到了一把暖瓶。当天还召开了联谊会，学区所有的村支书都参加了。一位老支书代表即兴发言，他憨厚地讲道：“我代表东野片（区）的乡亲们感谢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……”老支书的话语虽不多，但在我的心里却有千斤重，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名教师的光荣和肩负的重任。星期天，我把暖瓶带回家，在村里担任小学教师的哥哥看到了，对我说：“参加工作了，不论走到哪里，一定要勤快，要多干工作！你年纪轻轻的，还没有结婚，也没有什么负担，工作上要照顾老教师，不能什么活儿都叫老教师干。”

听了哥哥的话，我认真地地点了点头。

转眼之间，一学期接近尾声，马上就要放寒假了。根据镇里教委的通知，假期要留一名教师在校值班。我们完小的四名教师中，校长30多岁，孩子还小，平常因为工作忙，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；数学老师刚结婚，正月要出门（方言，走亲戚的意思）拜访双方的亲戚，也是需要时间的；教历史、自然课的老教师50多岁了，临近退休，他的小儿子刚被公派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，春节总不能让老伴一人在家……我想起了哥哥对我说的话，就对校长说：“假期我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在学校值班就好了。”校长高兴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整个假期，我和教初中组数学的刘永胜老师（他值班初中校园）一道在学校里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不论是大年三十还是正月十五，都一直坚守岗位。

胶东半岛的冬天，时不时地就会大雪纷飞。白天，校园寂静，白雪皑皑。偌大的校园雪地上留下我们的串串脚印——那是青春、理想的印痕。白天忙忙碌碌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但是夜晚深沉而漫长，坚硬又寂寞。星空灿烂，时间实在是难熬，我就拿出我喜欢的小说来读。那时正是琼瑶小说流行的年月，我曾一夜读完《彩霞满天》，被主人公乔书培和殷采芹曲折的爱情故事所感动。

第二年春天，我被调到了柳连河完小。当时因校舍条件差，学生

都是自带午饭。为了让学生吃上热气腾腾的午饭，在课间操的时候，要统一在学校的小伙房炖饭。在第三节没有课的情况下，我自愿帮助学生烧火炖饭。

初秋的时候，校长联系了榆山后村的村支书，同意每个班由一名老师带队，星期天带学生去榆山后村的榆山砍柴火（即松树枝），用作来年学生炖饭的烧柴。我的搭档是一位女老师，她的孩子还小，于是我就让她在家里照顾孩子，和另一个班的一名男老师，带领100多名学生，拿着镰刀、绳索来到了榆山。只见漫山遍野的松树坚实挺拔，看起来很壮观。松针碧绿，松果累累。大家开始砍柴，个个干劲十足。偶有秋风吹过山谷，松涛呼啸，如大海般波澜壮阔。我和几个学生登上山顶，只见远山葱茏含笑，无边无垠。目之所及，高山绵延，和蓝天相接。高喊一声，余音悠扬，清澈回荡。天空湛蓝，云彩洁白，四野浩荡。在砍柴的过程中，我们时不时地会惊起一只野兔。有时也会惊起几只野鸡，野鸡在空中翻飞，彩翅翩跹，光彩夺目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真是令人惬意。

我们两位老师带领二十几位身体强壮的男生，把砍好的松树枝捆好，往山下搬。俗话说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假。我扛着捆好的松树枝，弓着腰，一步一步地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下挪，小心翼翼，只怕稍有不慎就会滚坡，人也会受伤，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难倒我。

傍晚，悬在西山的太阳像一个圆圆的球，正朝着山的那一边缓缓下沉。彩霞辉映着大地，如一道道长长的流苏，美丽斑斓，又像在依依不舍地诉说着美丽的神话故事。我们砍了两大垛柴火，足够给学生炖一年的饭了。好心的村支书安排了辆拖拉机，帮我们将柴火送去了学校。

冬去春来，在柳连河完小又过了4个教师节，因全省取消了代课教师，我只好离开代课教师岗位，去栖霞县城当了一名工人。在代课的5年时间里，每一个冬天落雪的早晨，我都会拿着扫把把校园路上的积雪清扫干净。每天清晨，早早地去教室把火炉生好，让学生一走进教室就能消除路上的寒意，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每当我回忆起我的第一个教师节，想起憨厚的老支书情真意切的话语时，我总是会热血沸腾，心潮澎湃。我也时刻牢记哥哥对我说的话：不论走到哪里，一定要勤快，要多干工作！